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小說戲曲研究

第三集



小說戲曲研究 第三集

79.12.1171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 250 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編 著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
電 話：6422629 • 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518-8 (平裝)

• 81026-03 •

發刊詞

陳萬益

古典小說和戲曲的研究，由於王國維和魯迅等人的努力，突破傳統的局限，蔚成大國，而為舉世學者所關注。如今，中國大陸、日本和歐美等地區，都有不少的學者和期刊，不斷地發表極具創見和開展性的論著，令人有日新月異、目不暇給之感。我們在此時此地創辦「小說戲曲研究」專刊，就是希望結合同道，交換訊息，並且，提交成果，作出貢獻。

除此之外，我們最大的期望是會通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成果，相輔相成，力求提昇和突破。

從藝術形式來看：小說是案頭文章，戲曲則為舞臺表演藝術；從文學觀點來看：小說和戲曲是兩種文類，各有不同的創作要求和表達技巧。但是，邇來學者則深深體悟到：小說和戲曲——相對於詩文之為士大夫文學——是民間文學的兩棵大樹，雖然分立，卻盤根錯結；成長過程也是

互相扶持的。古典小說和戲曲，不僅從作家、出版家到讀者羣都有重疊交集的現象，即使作品的題材，人物的塑造以及主旨的呈現等，也都彼此息息相關。因此，小說和戲曲的研究，雖然各有畛域，卻不能劃分壁壘；同臺共演，互相觀摩，也許更能豁然貫通，解決待解的懸案。

基於以上的認識，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在海內外許多同道的催促和支持下，和素負聲譽的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創辦了這份「小說戲曲研究」專刊。

我們邀請了許多海內外小說戲曲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作我們的顧問，我們組成了一個跨校際的編輯委員會，我們建立了一個認真而嚴肅的審稿制度，同時，每個月定期舉辦小型學術研討會，期望在充分而熱烈的討論中，使「小說戲曲研究」成為完全開放的園地，以助成國內學術水準的不斷提昇。

願所有小說和戲曲的同好，都一起來關注、培植這塊園地，謹此贍望。

小說戲曲研究 第三集 /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初版。--臺北市：聯經，民79

面； 公分

ISBN 957-08-0518-8 (平裝)

1. 中國小說—歷史與批評 2. 中國戲曲—歷史與批評

827.8

79001394

目次

發刊詞 ······

論文

- 試由「變化論」略論《搜神記》的成書立意和篇目體例 ······ 康韻梅
蛇酒與癩瘋女的故事——醫藥傳說與相關的小說 ······ 胡萬川
《瀟湘夜雨》校讀散記 ······ 鄧紹基
王驥德的唱論、作者論與批評論 ······ 李惠綿
關於《醉菩提全傳》的幾個問題 ······ 李進益

《金瓶梅》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辨

——《金瓶梅》版本系統再認識

石昌渝 二五

馮夢龍與《壽寧待誌》

馬幼垣 四一

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

陳大道 八一

乾隆壽曲折探

張繼光 三三

書評

《韓文藏書閣本紅樓夢研究》述評

王三慶 二五三

論

文

試由「變化論」略論《搜神記》

臺大中文博士班

康韻梅

的成書立意和篇目體例

一、前言

《搜神記》是一部相當重要的六朝志怪書，雖然原書於南宋時即散佚，但今仍可見較近於原書的輯佚本^①，在今輯本中可以發現到一個現象，就是除了逐條記述異事奇聞外，《搜神記》尚

① 《晉書》本傳言干寶撰《搜神記》三十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於《宋史·藝文志》則爲「干寶《搜神總記》十卷」，書名已不同。北宋《崇文總目》卷三言「《搜神總記》十卷」，注云「不著撰人名氏，或題干寶撰，非也」。至南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已未見著錄，可見原書至南宋已亡。今所見爲後人輯佚本，有二種版本，一爲二十卷本，爲毛晉翻刻胡震亨所刻《秘冊彙函》本入《津逮秘書》，《學津討源》、《百子全書》亦爲此一版本，二十卷本爲胡應麟由類書中輯錄而得，較近原書。此外尚有八卷本，爲商濬刻《稗海》收入，《漢魏叢書》、《龍威秘書》、《說庫》都是這個版本，而內容多涉及佛教思想，殆爲後出，據王國良考辨，八卷本《搜神記》與敦煌本《搜神記》關係較近，見其《敦煌本搜神記考辨》，收錄於《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頁三七九—三八七。

存有議論性的文字，這是晉代志怪書中少有的現象。筆記式的雜記特色，固可以解釋志怪書中出現非故事性的文字，但干寶《搜神記》的這些論述，則具有詮解異事奇聞的意義，這便值得尋味思索了。

從今存的《搜神記·序》而言，干寶是以史家和神秘世界敘述者的態度來編撰《搜神記》，而日本學者竹田晃更進一層認為《搜神記》除了是一般人認定是干寶寫《晉紀》之餘所編撰而成的「史餘」之書外，更存有干寶個人的私意，來「發明神道之不誣」^②。在《晉書》本傳中，實透露了干寶編撰《搜神記》的緣故，由於干寶「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又加上其父所寵侍婢和其兄死而復生之異事，致使干寶「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此二異事或為干寶編撰《搜神記》的直接動機^③。而其性好陰陽術數，又身為國朝史官，編撰一包含古今神異之事的志怪書，並非突兀^④，是故《搜神記》出現的論述，是否清楚地顯示了干寶對這些神異之事的認知，完全根基於他所好的陰陽術數之學，而不是純粹基於好奇之心理，則亦值得深究。

在今輯本的《搜神記》卷六及卷十二之首各有一段有關妖怪和變化的論述，根據汪紹楹的考

^② 見其著《干寶試論——晉紀と搜神記の間》一文，東京《支那學報》第十一號。

^③ 今輯本卷一中有載西安令干慶死而復生之事，《文選鈔》和《十二真君傳》以干慶為干寶兄。而其父婢之事，卻未見於今輯本中，反見於《搜神後記》卷四和《孔氏志怪》。

^④ 《晉書》本傳言其「西晉末以才器召為佐著作郎，……東晉元帝時，中書監王導表為史官，領國史。」

訂，推論原書應有〈妖怪篇〉、〈變化篇〉，而此二論爲篇首序論^⑤；又加上卷一的王喬故事和卷四張璞故事並爲《水經注》所引，且言「是以干寶書之於神化」、「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基此汪氏亦認爲原書有〈神化篇〉、〈感應篇〉。由此看來，《搜神記》原書殆爲依類分篇而寫^⑥，《初學記》卷二一引干寶表云：「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亦顯示干寶編撰《搜神記》，必曾整理異同，以類分篇，今輯本的《搜神記》大致亦反映了此一現象。日本學者森野繁夫在其〈搜神記の篇目〉一文中，從《搜神記》序文「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推斷「八略」如同劉向的《七略》，原本《搜神記》應有八篇^⑦。而小南一郎在其〈搜神記の文體〉一文中^⑧，亦認爲原本《搜神記》殆有不出十個的若干篇，又根據序文「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將《搜神記》內容分爲兩個部分，即一爲今之所集承於前載的書承故事和採訪近世的口承故事，一爲及其著述，發明神道不誣的議論部分，而議論部分，干寶用以證明超自然法則的真實性，他又認爲序文中「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

⑤ 見汪紹楹，《搜神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頁六七，頁一四七。

⑥ 今所存或後世輯存的文士撰述的六朝志怪，皆有依類分卷的傾向，前者如張華的《博物志》，後者如陶淵明的《後搜神記》，劉敬叔的《異苑》。

⑦ 見小南一郎，〈《搜神記》の文體〉（《中國文學報》第二十一冊）中所引。

⑧ 小南一郎，〈《搜神記》の文體〉，（《中國文學報》第二十一冊）。

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分別對應上述之書承故事、口承故事和議論文，是故他認為《搜神記》每一篇皆有議論，作為神異之事存在的原理的說明，並舉古代典籍中所引的神異之事證明，然後列舉今之所聞的異常事實為例。今輯本《搜神記》僅見妖怪、變化二論，而有關神化、感應之說，卻未見片言，這是原書散佚的偶然結果，還是小南一郎的推斷，應再商榷？

《晉書·干寶傳》言干寶「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可見《搜神記》內容以古今「神祇靈異」和「人物變化」之事為主，而今輯本卷十二之首的變化論為《搜神記》所存最完整的議論，本文試圖由變化論的探析和其所指涉的變化故事，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即藉由干寶如何闡釋「變化」？其立論的根據何在？干寶原書的〈變化篇〉包括了今輯本所見內容的那些部分的探討，更清晰地掌握干寶編撰《搜神記》的立意和原書的體例。

二、變化論的內容及其立論依據

《搜神記》卷十二之首的變化論，實奠基於氣化宇宙論所建構，由萬物的生成而論其變化。干寶認為萬物稟氣而生，形成性定，而推衍出萬物形性之變，是由於氣之變易，而氣之變易又有正常、反常之別，干寶並引例論述。

(一)五氣化形、形成性定

基本上，干寶認為萬物由天之五氣化成，五氣各有清濁，萬物稟受清濁不同的五氣，而具有不同的形性，而氣之類別，亦與地域相關，物類並各依其形性相從。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慄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為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

由「木清則仁」至「土清則思」大意同於鄭玄《禮記·中庸》注，亦見於《白虎通·情性篇》；「故食穀者」至「不食者不死而神」等七句大意亦同於《大戴禮·本命篇》、《淮南子·地形篇》、《孔子家語·執轡篇》；又「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二句亦見《易·文言傳》^⑨。

⑨ 汪紹楹，《搜神記校注》，頁一四七—一四八。

據此而觀，這一段論物類稟氣受形，形成性定，各從其類的論述，皆爲漢代已有的觀念。固然是由於其「承於前載」的成書原則，然「天有五氣，萬物化成」，「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乃其自作的論斷，只不過將此論斷植基於漢代陰陽五行的氣化論之上，而這正印證了干寶性好陰陽之學。

氣化哲學是漢代思想的重心，以氣爲天地萬物構成的元素，並添加了陰陽五行的觀念，將一元之氣分爲陰、陽、金、木、水、火、土等生化之氣，進而賦予其道德意義的性質，並基於氣類相感的原則，推衍至人事之上。

《莊子》書中以氣之聚散言萬物的生死，實因道不可言說，故以較具體的氣說明道的作用，以氣的聚散作爲萬物轉化的原因，故於《莊子》中可以見到多則的變化寓言，其目的乃在於以「遊乎天下之一氣」（《大宗師》）的觀念去超越現象界的種種類別，由變化釋死生，而達到齊萬物、一死生的境界。此一哲學玄思與先秦素樸的神話心理竟不謀而合。而在《田子方》篇中，已出現了代表萬物生成的基本元素——陰陽^⑩，此處的陰陽近似《易傳》中的陰陽之意，代表兩種相對的勢力，但已成爲純然客觀的抽象的宇宙元素，故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於《淮南子·覽冥篇》中亦見同樣的敘述，可見這是較爲晚出的說法，這個二元的創生論與《莊子》一氣

^⑩ 《莊子·田子方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

的物化觀不同。直到《淮南子·天文篇》中，才出現了綜合二說、完備而有系統的氣化宇宙論，以道爲萬物的本源，並將道的內容具體規劃成陰陽二氣，以之爲天地萬物形成的元素^⑪，在此宇宙論的系統中，自天地以下，無物不由氣化而成，同時也揭示了陰陽二氣不同的作用，便會產生性質不同的氣，以形成萬物，一如《淮南子·本經篇》所言：「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塗類。」不同的氣形成不同的物類，《精神篇》中更明言「煩氣爲蟲，精氣爲人」。以氣之異，分別人蟲。《淮南子》中的氣化宇宙論具體地把萬物的創生納於氣化作用，並顯示氣異形殊的意義，這便含有氣易形變的可能，粗略地以氣之類別，定物之類別，且具評價的意義。

《淮南子》建立了一套氣化的宇宙論，具體地以陰陽作用說明萬物的形成，其後多見以陰陽五行構成自然秩序，言人之氣性的觀念。《淮南子》的〈天文〉、〈地形〉篇中雖然也提到五行相生相勝，但尚未將之施於宇宙創生的過程。在《呂氏春秋》中已出現了具象性的五行之氣^⑫，

⑪ 《淮南子·天文訓》：「天地未形，鴻鵠翼翼，洞洞濁濁，故曰太昭。道始於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溼精者爲星辰。……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
⑫ 即五氣仍具有其物質特性，例如〈應同篇〉中言木氣盛是由於草木不殺，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學生書局，一九七六），頁二〇一二一。